



第一章：提炼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诗经》

1. 压抑在心中的，我不得不说的战友重逢

从哪里开始呢？

2002 年的年底，我结束了一段在剧组漂泊的生涯，在一个城市里刚刚安定下来。那个时候接连换了几个女朋友，生活也没有什么安定感。所谓安定，不过是简单地租了个不到 40 平米的一居室，在这个城市偏西的一个大学的家属区里。

我常常在没有工作的日子里，拿着啤酒坐在小院里发呆。一楼的好处是有一个小院，那已经是下雪的季节了，但是我感觉不到寒冷。在部队的时候，我曾经在零下 30 度的东北山区呆过半个月，是所谓的寒地生存训练，早就习惯寒冷了。我在西藏拍戏的时候常常光着膀子早上起来在白毛风中跑步，被同事视为神经病。

我在小院里面发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屋里很乱，堆满了我的许多东西。各种各样的书籍、盗版碟、装满衣服的包等等很多。我一直没有打开，也没有整理，因为每次打开整理，总是有很多事情在心里一点点浮现。我不知道 27 岁的人回避往事是一种什么心态，但是我就是不愿意去打开这些东西，或者说不敢打开。

我害怕。害怕回忆起来青春时代的那些梦想。那些关于未来、关于爱情、关于兄弟的梦想。在我自己的记忆里，17 岁到 20 岁是一个严重的断层。我记得自己上幼儿园、小学、中学的许多事情，我也记得我上戏剧学院以后的许多事情，甚至栩栩如生。但是我的 17 岁到 20 岁之间的故事呢？忘记了，只剩下一些残片。

只有我在洗澡的时候，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已经变得臃肿的身体，才会自嘲地笑：“瞧，你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你在部队的时候……”然后就不往下想了，人为的。我还有很多在部队的朋友，他们经常会打电话给我，偶尔来到我居住的城市公干，也会来看看我。但是我从来不会主动和他们联系，听到他们激动的声音，那种声

音里面久违的单纯和特有的嘶哑，总是令我黯然神伤。在我刚刚离开的时候，我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一切都是造化弄人啊。我不想了，继续喝啤酒。远远的，透过飘落的雪花，我听到一声嘶吼：“一二、一二……”

我的脑子一下子僵化了！这种口号我太熟悉了！——但是只有一个人，节奏也是在时断时续着。我一下子站起来，打开小院的门，声音是从大学图书馆方向的工地传来的。那里在盖一个香港慈善家捐献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多媒体教学楼，平时很喧闹，也许因为雪太大，所以今天没有开工。怎么会？怎么会有这种口令？

我快步走过去。我先看见一帮子民工，蹲在屋檐下哈哈笑着指指点点，好像在看西洋景；我又看见几个女大学生从图书馆出来，看也没有看一眼，很高高地走过去。我还看见了什么？

一个孤独的身影。

一根孤独的原木。

一张孤独的脸。

他穿着早已褪色的迷彩服，一双破旧不堪的迷彩军靴，光着头，雪花飘落到他的头顶就融化了，化成一团白气，升上天空。和其他民工穿的迷彩服不一样，他的迷彩服是掖在裤子里的，系着一根宽宽的绿色尼龙腰带，黑色的金属扣；花色也不是很一样，料子很厚，上面还打着几个补丁，绣着细密的针脚；裤脚整齐地掖在那双破旧的高帮迷彩帆布靴的轻便军靴里，鞋带系的整整齐齐……

他喊着号子，在搬一根原木。

他先搬原木的一端，把它扛在肩上抵着地面立起来，然后竖直，一下子再把它向前推倒，然后再搬起来……如此前进着。

周围的民工在看笑话。

他的脸，典型的南方人的脸，黑黑的，小眼睛，宽嘴唇，踢鼻梁，把他扔在民工的堆里，你很难再次把他找出来——但是他的眼睛。

闪闪的，杀气。

他嘶吼着，眼中的杀气油然而生：“一、二……”

我愣在原地，嘴唇翕动着，一种叫做眼泪的东西在眼眶里面流动着。我声嘶力竭地大喊：

“班长——”

“检查自己的武器，注意听我的口令。这是第一次小组规模的战斗实弹射击训练，一定注意安全！哪个龟儿子不听我的口令，先开了保险我把他从屁眼塞回去！”

在米 171 直升机的轰鸣中，我的鼻尖上渗着冷汗，抱着那支 95 自动步枪，枪身都湿了。我的心跟着直升机的颠簸在忽上忽下。班长的迷彩脸转向我，小眼睛灼灼有神：“你好了没有？”

“好。”

班长看着我的眼睛。

我看着他的眼睛。

班长笑了，一嘴白牙，他伸手抹掉我脸上的汗珠：“龟儿子给老子好好打！就等着你给老子挣脸了！”

他的眼睛是傲气和自信交织着的。

我又看见了这双眼睛。在他转身的一瞬间，那种杀气消失了，换了一个人。怎么说呢？一个猥琐的民工。

“班长。”我又喊了一声，声音发飘。

那双眼睛笑了。“龟儿子你小子怎么现在头发留的跟女人一样。”

我们都站在原地，看着对方。班长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伤感。我跑过去一把抱住他：“班长……”

眼泪哗啦啦流到他的肩膀上。没有士官军衔的肩膀上。

班长抱着我，慢慢地开始抽泣：“龟儿子以为你把我忘了……”

雪花飘落在我们的头顶。在这个城市的冬季，雪花的飘落，把一切丑陋都掩盖了。在这个城市的冬季，我和我的班长重逢了。我是一个被人们称作自由职业者的文化流浪汉，我的班长是一个民工。

他和别的民工的不同，就是在想部队的时候自己扛扛原木。

2. 为了爱情，参军去

回忆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你能感觉到包裹在心灵外面的那层已经变得坚固的壳一点点在破裂，心里很疼，因为这种柔弱已经很久不见阳光，藏在自己的一个阴暗的抽屉里不敢示人。

我从9岁开始写诗，11岁开始写小说，屡屡的，也在报章的小角落发一些小小的豆腐块。在我成长的经历里，我是个多愁善感的小男孩，小学的时候甚至还可以说秀气，属于很受小女生喜欢的那种宝玉类型的小奶油。再加上写诗和小说，所以性格也是很内向的。

我小时候的体质不是很好，可是我的父亲却是我们那个小城市里的篮球教练，于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被他扔进了自己的篮球队，跟那帮子17、18的大男孩一起训练。应该说我还是很有韧性的，开始5公里跑不了就跑1000米，半年后我就可以跑5公里了，篮球技术一直一般，因为我不感兴趣。

我高中是在我们城市的一个重点中学。我的文科奇好，历史、政治、英语等等，基本上属于不用听讲就能考95分以上的那种，但是理科奇差，基本上没有及格过，尤其是数学极差，保持在30到40之间。我的作文经常是全校的范文，甚至还参加了多次的全国作文竞赛，拿了不少奖。基于我的情况，我的老师们很是头疼，要是我不行就干脆不管就是，关键是他们总是觉得我是个可造之才。

我的班主任是个语文老师，对我非常器重。他甚至写信给自己当时在大学的老师、现在一个著名的师范大学的副校长，极力推荐我免试入学。我的父亲还联系了省里的体育学院和几个大学的体育系，想凭自己的关系把我送去学体育管理什么的，就是出来管理体育馆。

但是我的梦想是作家，或者是艺术家。

高三的时候我参加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专业考试，而且以还说得上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这就意味着我可以不用参加数学的考试，只要不是 0 就可以，我上大学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我参加了全国高考，而且进了大学。但是我在大学里面是不满足的——我想成名，我想写作，但是我没有生活——于是我提出退学。

我在大学的班主任，我记他一辈子。

当时流行学生创业，虽然我不可能创什么业，但是他还是给我争取了一个名额。就是说我可以暂时休学，去体验自己想体验的生活。这在当年，是很难得的，因为我刚刚是大一的学生，上了半个月。

我回到家乡，做过盗版碟的小生意，赔的一塌糊涂，又谈了几个女友，别的就没有经营什么了。我感到空虚和无聊，在不断的更换女友之间寻找一种畸形的快乐。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早熟，因为那年我才 17 岁。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的父亲为我很担心。

转眼到了年底，晃悠了几个月，冬季征兵开始了。我本来不想当兵，那离我的生活十分遥远，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成为军人。虽然我也喜欢看老美的战争电影，但是电影是电影，傻子才当兵。

当兵是一种冲动，因为我的初恋女友，也就是初中的同桌小影参军了。她跟我打电话告别，我去见她，她穿着肥大的冬训服，小脸俏丽依旧。她的头发剪短了。

她是我的第一个女友，但是我从来没有碰过她，因为她在我的心里是纯洁天使的化身。我们顶多是在上课的时候拉拉手，连亲我都没有亲过。我上学早，她比我大两岁，一直很照顾我，在我的心里，她是姐姐和爱人的理想化身。后来我考上了大学，而她没有，就在家待业。当兵是为了回来能够进银行工作，她的父母都是银行的，有这个能力。我一直没有意识到她的重要，回家以后也只是在同学的聚会上见过几次。

我问她要去哪儿，她说了一个军区的名字。我看着她，握住她的手，冲动地说你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实在不敢想象在我的生命里面没有小影的生活，那个时候我读了太多的诗，所以容易联系到战争和灾难。而且那时候确实有一些紧张的局势，譬如都在传说几年之内要解放……

我不能让她一个人去。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小影对我的重要，我的初恋，我的天使的化身。

于是我就报名参军了。武装部的人看了我的简历吓了一跳，但是我的学校对此也是支持的。我的班主任很高兴我去经历一些磨难，他说对我有好处的。兵役制度的改

革，两年的时间是可以接受的，于是武装部就批准了。我父亲倒是很高兴，因为他就是部队转业的。

我领到了冬训服、胶鞋、被子、背包带等等许多劳什子，然后就跟着一帮子剃了头的新兵蛋子上了火车。

小影在第三车厢，我在第十车厢。——我们是一个军区的。

知道她在车上，我就安心了。

火车带着我纯洁的天使和我，去向远方。

我那时候是个喜欢写诗的小男孩。

我相信爱情，于是我参军了。

为了爱情，参军去。

3. 我超过了老炮

我们的火车在一个小小的车站停靠，那里已经是山区了。坐了一天一夜以后，谁的屁股都会疼的，开始都唧唧喳喳很兴奋的新兵们这会都在陷入沉默。因为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命运是什么。

我们在这个车站下来，带队干部依旧是笑脸和蔼，但是紧张的气氛已经出来了。好像是一种说不出的力量，让我们这些散漫惯了的老百姓自然而然地按照干部的口令站成当时我们觉得很整齐的不同方队。然后开始编队、叫号，叫到名字的出列，组成新的方队。

我没有看见小影，女兵在前面的车站已经下车了。我提着自己的东西来到了一个上面写着“大功某团”竖着的红旗下面。负责管理我们的是几个干部和士官，他们的态度就不是那么和蔼了。我是散漫惯了的人，难免有些拖拖拉拉，结果被指着鼻子骂了一句什么。那时候我的语言辨别能力没有现在那么强，后来知道是山西话。骂我的是一个士官，后来知道他叫什么，我们暂且叫他老炮，因为他是无后座力炮兵班长。

我被分到他的队伍里面。这个时候我不由地瞪了他一眼，这是绝对下意识的，在家里，我父亲推我一把我也要瞪一眼的。他看见了，但是什么都没有说。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我和他的故事就此开始。我们上了卡车，谁都没有说话。卡车在盘山公路上前行，从后面的车厢，可以看见地平线越来越远。渐渐的，可以看见云彩在脚下。

我这个时候开始觉得悲凉，小影呢？我为了她参军，小影在哪儿呢？我不知道，我开始怀疑自己参军的正确性，放着好好的大学不回去上，来这儿干吗？但是后悔是来得及的吗？

我们的新兵连在一个山沟里面的军营里。怎么形容呢？除了山还是山，然后就是一个营盘，老建筑，兵楼潮湿阴暗，我们新兵住在营盘的一个角落。是几排平房，只

有一排位于中间空地的水龙头，一个大大的厕所，里面是坑，不是马桶。我们下车的第一个事情就是跑步，提着自己的东西。老炮带队，这个孙子简直就是个性口，成心折腾你，他空着手跑，后面的新兵蛋子提着一大堆东西，你们想想是什么场景？

谁掉了队别的班长上来就收拾你，臭骂一顿。渐渐的，方阵越来越稀，拉成了一条断断续续的直线。确实有人不行的，班长上去就骂，语言之难听无法形容。不行就被班长拖着跑，其情景之惨，难以形容。带我们来的干部好像没有看见，在旁边抽烟。

老炮跑的很带劲，有 3000 米了还没有停下的意思。我们的新兵大多数是真的不行了，拖也跑不动了。渐渐的，只有我在追随老炮，我还背着被子、扛着一捆绑在一起的诗集、脸盆什么乱七八糟的。后面的就不用再形容了。

老炮斜眼看我，我就是在跑。大概到了 5000 米左右，老炮的速度慢下来了。我则是刚刚进入状态。我别的不行，就是从小跟父亲的队员跑路，比较在行这个。

我超过了老炮。

班长们都看我，连干部都走到操场边看我。老炮被我甩的越来越远。我没有谦让的意思，我天生是个拧脾气。

大概到我跑了 7000 米左右，我们的新兵连长喊立正了。我已经超了老炮 1 圈，老炮基本上已经属于被我跑废了，他不是不能跑，我后来知道他跑 10000 米也不是太困难的事情，武装越野 10000 米的考核控制在 50 分钟上下，算是高手。他是想追上我的速度，结果把自己跑废了。

我站住了，看老炮勉强地站着。老炮看我，我也看他。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超过老炮意味着什么，17 岁，我在城市长大，没有什么挫折，只是有过失恋，你说我懂得什么？

4. 我和小影的往事

不得不回头谈谈小影，因为她在我的军旅生涯中自始至终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当我最后脱下军装的时候，我才算彻底摆脱了对她的精神上的依恋，敢于面对新的生活。虽然偶尔会梦见她，但是她的脸已经变得模糊。

小影是我喜欢的第一个女孩，在我的生命中，她永远成为一个梦幻的化身。很多年过去了，我穿梭于不同的女孩，很多女孩也穿梭于我在不同城市的不同居所；一直到最近，我还比较固定的周旋于两个女孩之间。一个已经结婚，一个没有结婚，一个习惯白天来，一个习惯晚上来。这就是我现在真实的生活状态，加上繁忙的工作，我没有什么时间怀念往事，回忆青春。

但是现在出现了新的状况，就是她们一个都不会来了。这场席卷中华的病毒使得

很多人歇在家里，包括我，也包括她们。我从来不称呼她们是我的女人，因为她们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她们。

我闲下来的时候，脑子有了很多的空闲。吃饱了睡觉，睡醒了吃饭，剩下的时间就是对着电视屏幕或者电脑屏幕发呆。我开始想起小影，如果她在的话，我的狗窝会是什么样子。我看昆德拉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但是我看了就感到惊讶。因为他描述的生活状态和我何其相似，譬如从来不让女人在自己的家里过夜。我就是这样。但是小影可以在我这里过夜，如果她愿意的话，我愿意偎依在她的臂弯里。

实际上，我从未碰过她。我暗恋小影，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那个时候她就是我们学校的领操员，就是课间操的时候在台上领操的小女孩，除了小影还能有谁？我们很多小男生暗恋她。

我也是。

小影像一只蝴蝶一样飞啊飞，我写给她的诗歌像蜜蜂一样追啊追……只不过是心里追，她后来也没有看过。后来上初中的时候，我和她终于在一个班，还是同桌。

后来……

记忆好像总是在出现偏差，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总是会不知不觉把自己初恋的女孩美化。我也免不了这个俗套。所以，我还是避开一些描述吧，因为是多余的。你们回忆自己的初恋女孩就够了。后来，我们相爱了。

纯真的两小无猜，一起上学、下学、做作业，没有什么别的了，就是上课有时候会手拉手，偷偷摸摸的，但是私下里谁也不敢，尤其是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那时候很胆怯，不像后来，对女孩那么没有顾忌。

她像姐姐一样关心我，我像弟弟一样依赖她。后来，我上了重点高中，她去了普通高中。再后来，我真正交了女友，也有了肌肤之亲。我就以为自己把小影忘记了。再见面，就是我休学在家卖盗版碟的日子，开的小店就在她们家大院对面。我不知道她搬家到这里。她喜欢音乐和电影，我们就这么重逢了。没有什么尴尬，我也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我梦见过她。

当我知道她要参军的时候——那个时候，形势有些紧张，东南沿海演习频频，各种谣言四起。我突然意识到，我是那么依赖她的存在，其实我回头想想，我找过的所有女友都和小影是一个类型的。

至今都是，我喜欢的女孩都是长发白皙苗条温柔的。像我最近闲居在家，天天无聊地看 ChannelV，出了一个新的女歌星叫王心凌的，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虽然我这个年龄不该迷恋这种小女生，但是我还是喜欢得不行不行的。

因为她长得像小影。

我参军了，因为小影。而她也萦绕了我的整个的军旅生涯。心情所致，插叙一段，下面还是我和老炮的故事。

5. 我和老炮的冷战，最后我把老炮打了

该怎么形容老炮这个人呢？其实他并不坏，在部队的威望还是挺高的，军事技术过硬，为人也算朴实，出身绝对赤贫，不当兵吃不了饭那种。他这样的士官，在很多基层部队占很大的比重，换句话说，就是现在部队的基石力量的组成部分。在我们新兵连的班长里，也是资格最老，威望最高的，大致相当于《全金属外壳》里面的军士长的角色。但是老炮有个弱点，或者说是缺点，就是心眼小。这是后来别的班长告诉我的。我不是个因为地域观念划分人群的人，因为这证明是严重不科学的。我也认识很多山西人，很多还是特别好的朋友，但是老炮确实是传说中的那种山西人，心眼小，记仇，喜欢暗地整人。当时有个和我同乡的班长私下开玩笑对我说，为什么他的班一直是全团的标兵？底下的兵被整出来的，敢不听话吗？

他劝我向老炮道歉，而且要诚恳，要有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思想准备。我偏偏不信这个邪，我没错我道歉什么？又不是我要跑路的？他自己要跑跑不过我道歉干什么？但是我很快发现了老炮的威力。老炮之所以被我代号老炮，不是没有理由的，绝对不明着收拾你。

先是全班新兵没人敢答理我，都不敢跟我多说话。老炮大概看了我的档案以后心知肚明，公然挑动农村兵跟我闹对立。我们班里还有一个城市兵，福建的，蔫的跟茄子似的，都不敢说自己是高中毕业，平时愣装没文化。

我彻底被孤立只是第一步，从此以后我的内务再也没有及格过。因为每次我收拾好，只要不注意，上个厕所或者出去跟人说句话，被子绝对被人弄一下，还弄的是里面不是特别明显，回来还根本看不出来。开始我根本想不到，等到排长检查的时候，总是不及格。如此几次我琢磨出来味道了，收拾完不敢离开，但是老炮就会叫我出去说点子淡事，要不就让我替他去服务社买包烟什么的。回来我赶紧收拾，往往排长已经来了，见我还在收拾就要收拾我。我被排长收拾完不算老炮接着收拾我，还开班务会让全班一起收拾我。后来我脾气上来了，做完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这么地吧，爱谁谁，谁爱咋整咋整。

我那个时候真是知道什么叫人心险恶，虽然我平时不怎么跟大家说话（他们也不答理我啊），但是还是很尊敬他们的，因为我爸爸如果不是16岁参军后来提干转业就到现在还是农民。我对农民其实挺有感情的，我的大爷、姑姑现在还在农村。不是我想制造自己是城市兵加大学生的形象的，是老炮刻意整的。

面上你还看不出来，该训练训练，该吃饭吃饭，该洗澡洗澡，该干吗干吗。但是这种敌视传染性极强，全体新兵和班长都逐渐不搭理我，连我那个老乡也只是敢在轮到我站夜岗的时候悄悄跟我说点让我暖心窝子的话。老炮简直就是个天生的活动家，

我后来一直想老美打伊拉克的时候，萨达姆怎么不来找老炮活动活动阿拉伯弟兄，一定好使。

新兵连开训两个礼拜以后，老炮逐渐摸清全体新兵的态度，知道没人告他，就开始明着收拾我了。

先是挑我队列的毛病，动不动让我站一步一栋，一站就起码半小时，站废了为止。接着就是各种匍匐，把我的胳膊肘子膝盖彻底干出骨碴的感觉为止。然后就是各种单杠练习，中间不让休息，意思就是我动作不过关。

最神的，也是最让我佩服老炮的，是他不肯骂我一句、打我一下。

我周末从来就没有休息过，老炮总是能找出各种名目来让我松动松动筋骨。譬如400米障碍，我原先是不行，大概是2分多到3分才下来，他就狠练我，我从各种障碍上摔下来的次数不计其数，不过我身体底子还可以，加上就是不肯认输，他再老练我，我最后居然跑到了1分25，不仅在新兵连是纪录，在全团也得是第一第二的意思了。

老炮见这个不行，就增加科目。美其名曰培养新兵尖子，拉倒吧，就我那个内务成绩，不是倒数第一第二才怪。各种训练搞了一个遍，我在老炮的亲自督导下军事素质的提高不是一点半点的，加上脑子虽然拧但是还是比较活的，掌握起来不慢，他再练我就属于巩固提高了。

新兵连第一次考核，军事成绩我第一，内务成绩和政治等全部倒数第一。

此事惊动了主管训练的副团长，我参军本身在团领导就是很关心的一件事情。他专门来新兵连了解情况，没人敢说。副团长何等人物？在部队泡出来的老油子，眼睛一眯缝兵想什么基本上都清楚。他跟我谈话，我直言不讳，把老炮跟我的事儿说个底儿掉。副团长想了半天，也没有找老炮，而是直接给我们连长下了个命令，把我调到我的老乡那个班。

这下子我才找到点部队是大家庭的感觉，班长跟我是老乡，其他的弟兄都看班长的眼色行事。渐渐的关系就融洽了。而且我在老炮的锤炼下军事素质技术高了一大节子，所以威望渐渐就高起来了。

老炮锤我锤惯了，我也挨锤惯了。结果每次休息的时候，我就闲不住了，就去训练场跑跑障碍练练单双杠什么的，不然我受不了。团领导的家属楼就在训练场后边，阳台都正对着操场，都看得见，自然好评如潮。

我受到的表扬越来越多，很有点成为标兵的意思了。我还是每天见得到老炮，他每次见我都不说话，我还是叫他班长。这是规矩，否则我就不理他过去了。

在我以为一切都过去的时候，事情发生了。

一夜我正在睡觉，班里的门被一脚踹开。几个人冲进来拿被子一捂我就开捶，我还在梦里就被暴打一顿，是疼醒的。等到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来人已经和来时一样迅速撤退了。

灯一亮，干部都来了。全班弟兄都大眼瞪小眼，什么都不敢说。干部看看我的伤口，叫我们班长带我去医务室看看就得了。说实话外面真没啥的，他们没有打头，直

接打肚子。我受的就是内伤，估计不重，他们下手还是有分寸的，但是疼啊！

我咬着牙，在班长的搀扶下去医务室。路过我们团在修的花园子工地，我被一个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低头一看是根铁锹。我一把推开班长，拿起铁锹就往回猛跑。班长急忙在后面追。

我跟疯子一样跑向新兵连，站岗的兵都傻眼了。正好我们排长巡哨，上来一下子把我踢翻在地，夺了我的铁锹。我在他按我的手上狠狠咬了一口，他叫一声放开了。我爬起来冲向兵房，准确无误地冲到老炮的门前，一脚踢开门：“老炮！我操你妈！”显然是装睡的老炮一下子爬起来，他们屋里的几个班长也都起来了，都没睡觉。

我抡起凳子上去就砸：“老炮！我操你妈！”

老炮头一闪，砸在胳膊上。其他几个人上来按我，我抡凳子逼开他们：“没你们的事儿啊！都给我让开！”

一个班长上来抢我的凳子，另一个从后面抱我。接着我就挨打了，拳脚交加。我像一个发狂的小兽一样连踢带咬，连踹带打，还是冲到捂着胳膊的老炮跟前，揪住他的头发（部队的老兵都喜欢把下面剃短，上面留着，这样戴上帽子不违反条例又留了头发）死死地打。我记不清为什么别人都傻眼了，可能是因为我的叫声，也可能是看出来我不要命了。不怕死的人人人都怕，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我当时就是血流满面反复狂骂一句：

“老炮！我操你妈！”

6. 打完老炮，我意想不到的后果

对老炮的臭揍绝对发泄了我 2 个半月以来受到的那种让你没脾气的玻璃小鞋的待遇的一肚子无处诉说的恶气。老炮聚众打我绝对是个严重的错误，在这以前我没有打过架，我说过我是个喜欢写诗的内向的小男孩。但是这不是说我不敢打，是我压根就没有过这根神经。其实没打过架的人你才惹不起，因为一旦动手不知道轻重，我后来会打架了，这个自己总结的经验就一直记着。

这回老炮是把我惹毛了，兔子急了还要咬人的，何况我还是个 17 岁的小伙子。老炮住院了，轻度脑震荡，加上一些鸡零狗碎的外伤。我住了禁闭室的小单间，等待团里的处理。

在我被关进禁闭室的 10 多天里面，每天都有老炮的山西老乡们聚在外面叫唤，磨刀霍霍等羊出来的意思。警通连的兵不敢管他们，都是老兵油子，哪儿惹得起？我倒不在乎这些，我那时候已经知道了会咬的狗不叫唤的道理。而且人已经打了，顶多的顶多是我退回原来的武装部，不当这个兵而已。况且说句实在话，野战部队的兵们对殴是太正常的事情，关在山沟里面精力过剩，都是青春期的大小伙子多余的力气

往哪儿使？打架算是干部觉得最好办的事情了，火力壮打打泻火。我在里面吃得香睡得饱，警通连的兵对我也不错，连几个连排长没事的时候都来这儿转悠转悠，看看我何许人也。我还每天做做俯卧撑，或者倒立，要不扒着门框子引体向上，反正闲下来难受。习惯是很难养成的，但是一旦养成你想改也难。每天不活动活动你就受不了，觉得痒痒，甚至是肌肉要抽搐……后来又学了点文化，知道是长身体的缘故。

住到第 5 还是第 6 天的头上，团领导把我叫去了。

进了办公室发现除了团部三巨头还有我们新兵连的连长，还有一个瘦高瘦高的上尉，黑的要命，我估计是师部来的参谋或者干事，专门来宣布对我的处理意见的。先问我反省的怎么样，我说我没错。团长就说你打人怎么没错？我梗着脖子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要不先打我我吃饱撑的？政委就乐了，说你这个学的倒挺快的。陪审的新兵连长是个小个子湖南干部，急得要命。他给我使眼色，我看见了没理他。副团长一直就没有说话，最后说宣布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决定。

我就听着，准备打包袱回家。

三个团头儿对视对视，好像是说谁说。最后团长咳嗽咳嗽说，给你一次警告处分。我一怔，这么轻？政委就拿出一个公文包，黑皮革的那种，上面还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政治学院”，政委原先是副政委，去学院进修了一次就提正团了，所以这个包就老带着。

他哗啦啦拿出一把信，哗啦啦又拿出一把。我傻眼了，问这是什么？政委就说这都是新兵们的信，有的有名字，有的没名字，不管有名字没名字说的都是一件事情，就是老炮同志对你的各种不公平待遇；也有一个新兵指证老炮同志和那几个山西班长怎么密谋的，他们开小会的时候有个兵被他们用来倒水扫烟头清理杂物，还是他们的山西小老乡，这个来自老炮老家的新兵愿意出来作证。

我一下子就呆住了。

政委没有让我看信，我就看见了一大堆封皮，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团长、政委收”，各种信皮，各种字体，圆珠笔钢笔签字笔甚至还有铅笔。

我的农民兵兄弟！

我的眼眶一下子湿润了，忍了忍才没有掉下来，只是在打转。

新兵连长也傻眼了，这么大的情况他居然不知道。显然是他这个连长不受到新兵弟兄的信任，他本来就是老炮所在的连队的副连长，虽然跟老炮尿不到一个壶子里面去但是也轻易不敢招惹老炮。大家对他不信任是理所当然的。

我虽然只当了三个月没有领花肩章的兵，但是有一点我是明白的——越级报告是军队的大忌。所以现在我看电视剧里一个小少校动不动找中将反应情况浑身都起鸡皮疙瘩，简直是没有一点当兵的常识。

但是我可爱的农民兵兄弟，好多和我一句话都没有说过的农民兵兄弟……我至今回忆起来，仍然眼角发湿。

最后副团长说这事到此为止，老炮那边他们营里出面做工作，让他不要打击报复。你就回去吧，等待新兵连最后的考核。

我转身要走，那个一直没有说话的上尉说话了，你站住。

我转身立正：“首长！”

上尉说你叫什么什么？……我想了半天也没有想起自己该在这个小说里面叫什么，想想就叫小庄吧。

我说是。

他看我半天，一挥手，走吧。

我跟我们连长出去了，我们连长还直擦汗。部队办事一出是一出，我的事情完了，团部就等着收拾他的管理不严了。他也不敢说我什么，知道我是个刺头。

不过我倒是想问他，那个上尉是谁，但是后来还是没有问。

我回到新兵连，看见那些农民兵，我本来想冲过去拥抱他们，后来发现他们还是冷冷的连看我都不看一眼。我当时就明白过来了，老炮的山西老乡们都在，就是不在新兵连这个步兵团有多大地方？招呼一声就过来，谁敢答理我啊。

我只能默默地看着他们，一句话都没有说，愣了半天。

至今我不愿意别人说农民兵不好的原因，除了后面的逐渐认识，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们朴实的农民兄弟，用他们的汗水生产粮食蔬菜，养活了全国的人，又用他们的廉价的劳动力盖起一座座立交桥和高楼大厦，我们生活在城里却鄙夷这些默默劳动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

而我们的 8 亿农民，又把自己的子弟送到部队，构成了国防力量的坚实基础。在几百万解放军中，农民出身的干部和战士占了多少比重，我没有统计过，但是起码应该在 70% 还强。

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要鄙视我们的农民兵，他们的文化程度低不是他们的错，为什么要嘲笑他们？

而他们的朴实、善良的心，是我们这些在都市里自己觉得很小资的人比得了的吗？

转眼到了新兵连的考核，我还是军事成绩第一，综合评比应该也在前 10 名吧，我记不清了。

发领花、军衔、帽徽的时候我真是感到激动了，那种庄严和神圣是没有挺过新兵连的人难以想象的。我含着眼泪把自己的领花、帽徽、军衔装到了我新发的陆军冬季常服上，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激动，是自己成功了？还是别的什么？反正面向军旗宣誓的时候，每一个字都是我心里的声音。还是强忍着没有掉下眼泪。

然后开始把刚刚出壳的新兵蛋子往基层连队划拉，有的去了步兵连，有的去了炮兵连，有的去了炊事班，有的去了警通连……顺便提一下，那个愿意为我作证的山西农民兵提前被分到了很远的一个弹药库，我想是团头儿怕老炮出院以后打击报复。再说一下老炮，实际上我后来再没有跟他打过交道，还是在团里的时候见过那么几面，谁也没理谁——这是事实，但是小说要是这么写的话就浪费了一个主要人物了，前面白废了那么多笔墨。但是事实是我无法改变的，我也只能这样写了。

我去哪儿了呢？不会没人敢要我吧？

我正在屋里合计着，外面有人喊我，我答声到急忙跑出去。一见是那个瘦高瘦高的黑上尉，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收拾你的东西，跟我走。”

我一怔，不是过去了吗？怎么又来了？

上尉看我半天：“怎么还不收拾东西？跟我走吧。”

我看着他：“您是？”

“是侦察连的连长。”

7. 环境的力量是无穷的

一架把我打进了侦察连，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的光荣事迹在全团都有影响，结果到了侦察连以后哪个排都不敢收我。谁都愿意要听话的兵，侦察连也不例外。

最后没办法，苗连长说你就当我的文书吧。老文书是个老资格的士官，苗连长一直惦记着把他再扔下去当班长，好好带带兵。各位别以为文书就是打打字帮连长整理内务什么的，远远不是那么简单。我开始也这么觉得，结果到老文书给我交接工作的时候，我才知道事情的复杂性。

我一直不是很了解别的部队，反正在我们团侦察连能够当文书的，都是最优秀的士官。不光是文化程度高一点，最关键的是军事素质要相当过硬，怎么说呢？说白了就是文武双全，文书的文咱们就不用说了吧？但是文书的武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

文书首先要对全年的训练计划了如指掌，要根据总参的训练大纲和本团全年的训练计划拟出相当成熟的计划表供连长参考。各种侦察兵要练的科目，从个人到连级规模的最后到合成化演练的都要了如指掌，你不会不精不懂怎么可能做这个呢？头脑灵活都在其次了。

其次是连队武器弹药的保养情况、检查乱七八糟的一大堆。我的老天爷！我在新兵连就拆装过打过 81，这会进了枪库见了那么多枪，我差点没疯了。要是不熟悉这些枪支，你行吗？光那些侦察器材——不用说什么东东了吧？你们也听不懂，我也不愿意说。我前任的老文书是从士兵到班长干起来的，以前号称侦察连的“枪王”，你可想而知他的军事素质了。

然后是协助连首长编写本连的训练计划和教学方法，我哪儿懂啊？说句实在话我不是什么军迷，当兵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在我当兵以前对军事的理解远远逊于诸位。甚至现在也不行，我对很多军事爱好者都很精通的那些海空军的知识就知道的不多。这些我都没学过，我还帮连排长总结编写训练教案？这不是逼我跳楼吗？

最后还有，文书并不是意味着就不参加各项考核。侦察连在哪个部队都是全训连

队，合格率的要求在百分之百，炊事班的还得轮流下战斗班训练呢，何况在任何人眼里都很轻闲的文书——就是在部队内部，也都觉得文书轻闲——也就是说侦察连的科目我一个也跑不了！

还有更多的乱七八糟的东东，我自己都记不起来了。

老文书交了差，就走了，丢给我一堆事儿。这下子我是真的抓瞎了，苗连长可不管这个啊，每天都要喊：“小庄！这什么那什么的！”我后来跟苗连长开玩笑说，那会我是你点击率最高的网站。结果他眨巴眨巴眼，什么叫点击率？唉……孺子不可教也。

我开始跟个陀螺一样打转。

谁让哪个排长都不愿意要我呢？

每天早上我5点钟就赶紧起床，先是自己出去赶紧跑个10000米，省得自己的筋骨废了。然后回来连长大人就起床了，我就要伺候热水牙膏毛巾等等劳什子。紧接着上午的训练开始，我就得跟着一排训练，一排长不是怎么待见我，但是我顾不上那么多，本来就是新兵要再不跟着训练不就只会跑路和步兵基本科目吗？好在他也不好意思撵我。一排的三个班长和几十号兵对我倒是挺热情的，也许是因为我收拾了老炮的缘故——我那个时候开始懂得什么叫群众基础：你帮群众出了气就是群众基础，老炮在我们团是上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老手，哪个连的班长都不敢惹他——我前面说得其实都是客气的，因为不想大家对老炮的印象太坏，但是写着写着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然后赶在炊事班开饭前跑回食堂准备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的饭菜碗筷桌椅板凳还要配合炊事班切好连首长的饭后水果做个果盘……紧接着连首长吃饭我得一桌吃，不敢自己狂吃，眼睛得机灵，哪个碗空了马上过去盛饭，哪种菜连首长爱吃就赶紧下去叫炊事班再盛一盘上来……完了赶紧把小板凳在食堂门口一一摆好，连首长要饭后侃山……等到连首长午休了我就赶紧偷偷去枪库，自己摸索几种枪支的拆卸保养什么劳什子的……下午又是这一套，训练没完就赶紧回去准备晚饭……等到连首长休息了，我又进了枪库，彻夜钻研枪支和各种侦察器材……

我当时在偶然走神的时候突然想，我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环境改变人的力量是无穷的。你在部队呆着，再拧的性子，天天都是这一套军令如山倒，潜移默化也够你转变的了……

至于诗集呢？不翻了，没工夫。

我现在翻的都是各种军事器材的说明书和训练大纲还有一堆参考书目

我在侦察连的最初时光，既是文书，又是一排不挂名的侦察兵。每天都撑着大运动量训练之后的疲惫身躯再钻研文书的业务。现在想想当时怎么挺过来的？真是不堪回首。

由此我得出一条真理——人没有没办法的时候，人说没办法，是逼得还不够。逼到份上了，就有办法了。

我在早上痛苦地起床的时候，总会想，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呢？！

8. 说说我们的苗连座

其实我在侦察连呆的时间不长，也就呆了几个月吧。但是里面我遇到的有意思的人和发生的故事挺多的，我要是讲的话三天三夜都讲不完的。

那就说说我们的苗连座吧。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就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是现实主义文艺作品创作的圭臬。其实我真是不愿意揭穿好多所谓军旅题材电视剧的弊病——太假。我们当年看的时候就笑，部队的基层干部要这个样子，我们能把房子给拆了干部都没啥脾气，你们信不？点到为止，不然伤害的人太多了。

苗连长不姓苗，我叫他苗连长是因为他是苗族。

苗连长不光个子高，军龄也是我们团连级军官里面最长的——那时候大多数的连级干部都已经是军校毕业的了，剩下的就是当兵后考的军校，好像只有苗连长还是战士提干的。所以后来一直就没有提起来，连座转业了，在老家那个城市的公安局当了防暴队长，扔在边境对付武装贩毒贩枪的，我以为地方公安的领导真是知人善任——他什么时候当的兵啊？14岁，小学都没有读完。那会儿比他们老家更南的山里在打仗，这跟他没关系，他就成天遛狗打鸟打兔子打山鸡，14岁大人还没把他当正经猎户使用，属于储存的，过得单纯快乐。

千不该万不该那天小苗走的有点远，离自己的寨子有几十公里了，那天天气好，小苗没有回去的意思，掂着猎枪跟着狗满山转悠，看能不能碰见野猪什么的打回去，省得大人总说自己还小组织出去打野猪山豹老虎之类的不带自己。（要注意这是80年代中期，南边仗还没有打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宣传者和执行者都没有能够进山，军队根本就不让，怕特工队混进来，山民打这个打了几百年都有了，也不会有谁是天然的动物保护者啊，后来我们去云南训练的时候倒是发现只要有偷猎这些动物的，山民追这帮孙子追得比谁都积极，武警全靠他们——不是猎户为了那几个赏钱，而是一旦你把道理跟他们说清楚，他们执行起来毫不含糊，而且就要收拾违反国家法律的劳什子，淳朴的民风可见如此，思想单纯的人往往是很可爱的。）结果走到一个山谷，看见一帮子穿的花花绿绿的衣服的人在爬悬崖，头上带个钢锅子，腰里还系着绳子，动作奇丑奇慢无比，底下还有个腰里挎个皮盒子的在喊骂，小苗上过几天小学，老师是留下的知青所以听得懂普通话就是说的不是很好。他哈哈笑着就过去了，底下几个站岗的都很警惕，哗啦啦拉开枪的保险（后来小苗知道这叫56冲锋枪）对着他，小苗吓了一跳，傻子也知道是枪啊！那个挎皮盒子的看见了，打量打量他挥手叫他过来，几个站岗的就把他的猎枪收了让他过去，狗也就过去了。挎皮盒子的就问他笑什么。

小苗的脑子转悠半天组织那几个可怜的普通话的词汇才磕磕巴巴地说：“你们的，不行的，笨。”